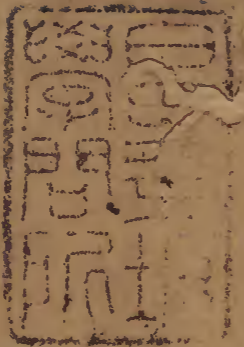


文海披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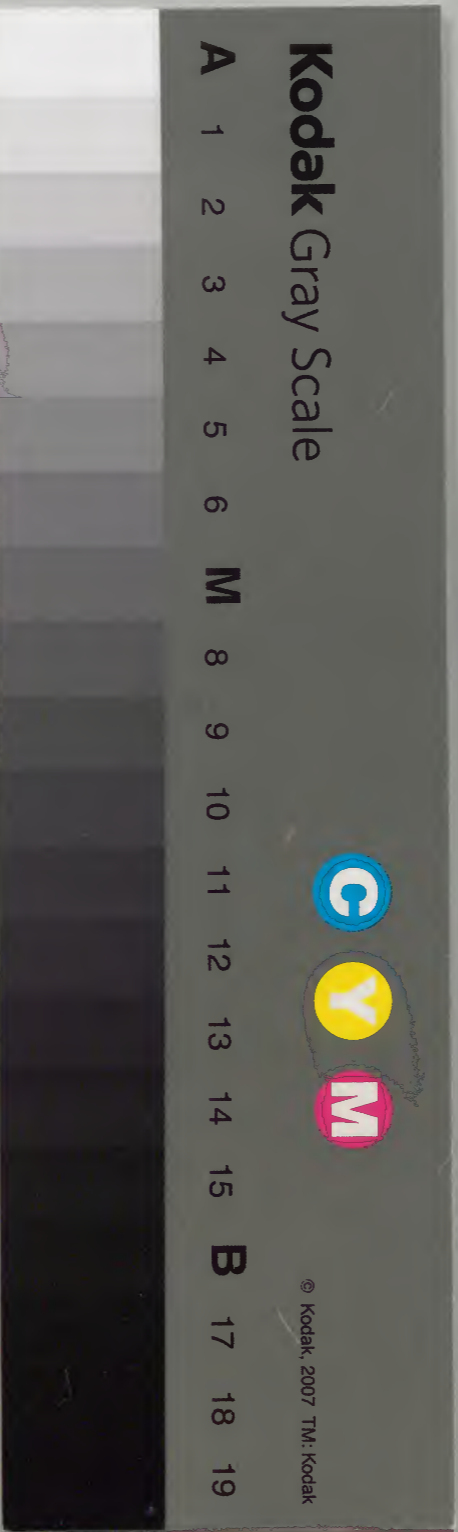
五之六



			二	漢
		一	公	書
		三	大	門
四	三	五	大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二		漢	
〇		八		書	
七		二			
二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6
冊數	4 (3)
函號	307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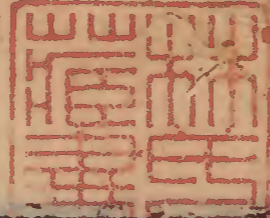
文海披沙卷之五

晉安謝肇淛著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久枯不
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
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

雖枝葉無存而質幹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
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王
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宣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

謂婦人手皆白柳皆翠色與他處不同又公庫

多美 宣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

李愈語見墨客揮犀 明州

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

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 慈

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卑以踰城刑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為雍州刺史寡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為不法為下所糾奕按省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悉遣不問至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

漢宮女化爲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蟛蜞化爲鼠
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爲鵝唐玄宗時
石化爲麪桐廬山中竹化爲雉唐太和九年鄭
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化書曰老楓化爲
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爲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棗雨血異矣其尤甚者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
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爲龜魏文帝

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平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芋
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鳥名

告天子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
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
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
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束
修爲教悞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爲人師
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侔於敵國然孟
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躄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
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
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
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
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爲名耳

物異

鼈有三足龜有六眸見前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述異人有三耳張審通蛇有兩頭孫叔敖狐有九

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獸有五足出因墀國狀如獅

郗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為善也梁武帝

后郗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為蟒尚未足

快人意乃帝一為禮佛懺悔即生忉利天見一

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

盡釋既免惡道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為惡

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為之辨夫以武之

陰賊殘忍八歲時即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

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

其視杜陵老叟机上肉耳武之所為不殺者杜

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

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為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
 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
 搏蝨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
 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
 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
 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
 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
 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
 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
 雲語激獨顧語玄著是以愛知為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臯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决
 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嚴興并一朝士皆以善哭
 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已親夫脅
 肩諂笑尤可偽為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
 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舍元殿獨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

文海類編卷五
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線繞國
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
入宗楚客鏤文石爲堦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
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酷人勸其他適答曰非
不能去但愛其才耳甄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
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爲讀書
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
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
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頑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
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遁去因思甄琛
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卽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掇擊
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

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躓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奇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獨擅其雄辯該博固有自來比流落遐方卉服爲伍間有引援自出已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黃道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乃知古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耳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卽位常以醉後傷一人遂四十餘年末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

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未斷嗜慾今人以士庶之家耽酒麪彘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速二主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強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

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開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

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已者乃白敏中
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
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
子建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真可為雀傳
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
狀亦甚精富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
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蜺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蜺斗崖
公者天子也蜺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為
脈臃雲南人以官人為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為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
以虎食為得仙張道陵為蝮蛇所吸門徒神之
以為登天唐蘇湛以蛛網為聖光卒為所食武
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

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
遇老鶴精以為神仙閩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擲
其首以為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為子沉江中妄
指雲中白鶴以為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
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
子咬殺人見七脩類藁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
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

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
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
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
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
開眼郎仁寶辨其訛以為偶有欠缺自當復合
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
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

盡墮其中及其合後容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爲太祖建碑於鐘山鉅麗倍常鑿鑿既畢而龜跌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爲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卽義二字不甚了了斑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文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臯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

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
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地故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
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但作恁地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爲阿
堵又以寧馨爲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
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
事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
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
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
爲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爲非裴德
融父名臯而以高鐫門下及第爲罪則不通之
甚也今時家諱不出門卽子孫臨文亦自不諱
卽國家廟諱亦然學士大夫有終其身不知
者可謂有古道矣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為臘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為詩以戲之詩中皆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為劉禹錫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有僻事未之詳耶

欵乃

欵乃當音靄迺欵字從矣從欠非款字也子厚欵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欵乃襖靄皆棹歌之聲音今人即以欵乃音襖靄非也郎仁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為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欵乃又注音襖靄何其無特見也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
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
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鷗悲號
墜水勝國五象不拜皇朝至於白龜黃雀螻
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
有人心者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
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僞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
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
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汗穢之極
惑溺滋甚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插槌一人撼之則
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昇之則不能起
莆田九鯉湖雷轟濠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
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
闊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

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
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與亡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
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
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
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不特此也幹離
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
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
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為蜥蜴以益母為羌蔚詩義以蝨
為螻蛄荀卿以蘭根為芷高誘以乾雀為蟋蟀
蔡司徒以螻蛄為蠚何遜以擁劍為魚蔡中郎
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蚤為蟻蠓孫思邈以
合歡為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為淡菜以水雞為
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為相思段成式以蒙貴

為猶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為子胥死後後人憐而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葫荻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為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

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為躁進者簸弄若此可歎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時則增年數舊制不過三十不得入臺省妓多損年數而罪人多增年數過七十則收贖八十則勿問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星象書白

懶髓張仲文著碧雲駮梅聖俞著鄧思賢訟牒之法見筆談蠶衣

祝允明著真珠船胡侍玉壺冰都穆九宮亭亭白妓遊甲

鐵掃帚擇日書一粒粟地理書珊瑚木類書天厨禁籙

效海物志卷五

五色線郭忠恕撰字書麟角書類火珠林卦

百顆珠術宵練匣朱得之著道學書鼠璞戴植中流一

壺白士偉背方千里駒卦赤鳳髓道家仙鳥羽翼甚

矣人之好異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眾橫行官軍莫敢攖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敢收捕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

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

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為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昏鐘禁鼓一動即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為起止耳今人不知以為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識遂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識令宮中皆轉六更然

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爲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爲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已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爲在雲南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之類是也 國朝間有賜姓者滁陽之宥原姓宥 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沐黔國無姓賜姓沐 英宗時有進士彥茂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 世宗時南昌袁公貞吉傳臚 上惡之御筆畫爲袁遂姓袁然皆有爲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寔
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人
罕知之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
服至於讀易二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

成終貽書尉之謂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
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
良呼爲九經庫李繁任隨州刺史諸葛覺從之
讀書韓文公所謂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
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
如任未經苑景翼書窟傳廸李德皆以鹿稱聚
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關奔
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
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

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世說王始與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名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

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

鏡聽拆字卜

宋以前亦有之

天罡時卜

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

六壬時卜

即小六壬之約者

降箕卜

即古紫姑

開光卜

即卦影

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

即古打瓦法

池陽有油卜

以薺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巳日

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

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篾卜蠶卜虱卜

墮甌鼓盆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為不若哭遺簪者之為

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爲不若哀瞽妻者
之爲仁也墮旣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
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
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爲情
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
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澳忍然間亦有豪爽痛
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硜硜自
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
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
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柳樹下久之獨
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
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
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
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
者撲殺之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爲知縣附遞
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

卽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押闔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途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爲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爲顯官爭

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爲相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塵大闕府尹不知所爲請於檜檜曰易耳卽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旣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鏹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行又有士人僞爲檜書干守牧者檜聞卽與女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

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
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
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
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卽易人倏
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
是帥率勇士一時抹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
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
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
璞謂卜珞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
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
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
當避之旣而稽留旬日晚望嘆曰禍在明日吾
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
至府門遭兵變所害 國朝胡日星識 太祖
於微時及 太祖貴賜一詩扇周游天下旣歸
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

逃也果如其言夫既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
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
三代無論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
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
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
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
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
莊漫錄謂始於睿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
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爲疑不
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
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
裝既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
其短小平樂天但言趺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
筍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卽東
昏玉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

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為黿郝后死而為蟒李勢寵姬化為斑蝥武后死後納於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况民間

篡賊之女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為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為五大夫而唐武后封栢為五品大夫玄宗封白驃為將軍昭宗封猴為供奉陳封

石為三品宋封烏馬為龍驤將軍封石為盤固
侯高齊後主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闢
雞亦號開府錢鏐號其幼所嘗戲太木曰衣錦
將軍劉旻為黃鬮治旣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
號自在將軍以朝廷之封爵而濫及於草木鳥
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俑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煙有煙田又種蠣房以殼為灰按
時投之則翌歲蠣叢生吳中人闢蟋蟀有將軍
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為棺將軍以銀
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
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
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笳呪語即有小羊數
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獺以猿為婦豺以狗為舅蚺蜥與龍為親家古
樂府云豹則虎之弟鷹則鷓之兄

因革失宜

書有逸於昔而出於今者偽可知也字有用於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實於古而增於今者陋可知也然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贖可發一笑

文海披沙卷之五終

文海披沙卷之六

晉安謝肇淛著

前身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倣竒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韋臯瑯琊僧後身為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為馮京五戒後身為子瞻鄧禹後身為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玄度之為蕭登永師之為

文海類編卷六
房瑄謝靈運之爲邊鎬馬北平之爲馬仁裕顏
延之之爲潘佑牛僧孺之爲劉沆武夷君之爲
楊億玉京之爲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爲
昏愚小吏澤公爲浣衣婦人子羊祐出於隣家
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史彌遠出
於覺閣黎又何輪廻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
鵬舉爲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爲韓忠獻托身
然皆功業不迫遠甚王文成前身爲僧差不失
故步耳要之士貴自監立耳前生後生可冥勿

論屠緯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爲竒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
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爲范文正
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
至明燭觀書默坐以媿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
公帥中山亦有門客踰墻夜出公知之作種竹
詩云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大
媿少年爲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爲牧之

文海披沙 卷六
者上也魏公客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
知悛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
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
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
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
者世間糜費漸熾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
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
錙金鉤金鈿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
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
殆以萬計皆磨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
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
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
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燃
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
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暗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
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檀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
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夫日而啓
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
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
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旣去乃以
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
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
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酸石宜沈而
有浮石之山木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
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壁夏宜暑而
有辟暑之犀冬宜寒而有却寒之玉莫輕於毛
而弱水不能載莫堅於石而滑托獨能吞莫酷
於火而有不灰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鏹之蟻
飛者以翼而龍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虵以無
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
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爲學則廢時失事以治
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爲政則
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囚禁罪人
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
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
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爲世所崇重恐有不
測之禍故以此自汙耳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
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醜醜
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爲官唯日食一升飯
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
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
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內傳孟召文讀之
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乖崖與傅
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瘡者皆不

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已所不免何能愈人或謂傳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鵲

竇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寧每至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鵲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也稱蓮峰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武宗皇帝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三終不

文海披沙 卷六
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
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高山有女子就之留
詩再三任亦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
字曰數雖盡既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
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
不可知而二子守正卒以見佑末年非偶也郭
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咏賦詩以
希一遇惑亦甚矣

人身藏物

羣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獮藏於頸雀藏
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
身皆可爲逃遁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
魅睡魔屢驅不去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
夫人謂其算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爲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馬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
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爲相卧無裋褌上

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予之以福、良可笑也。

人在塵埃中

無目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娼却是菩薩、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為太一隣宰、衰翁伍伯指為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輿有悲刻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天閔刻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災、至今日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絕彈射出於餘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哀然充棟矣。統禱金埒、強作解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標竊、數言裝演、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兒、名未立而即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誇芻狗、列之筐篚、託為膏薌、徒飼蠹蟬、不堪覆

說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江州棠駝

楞子厚作黔驢說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埜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冰固自不妄

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

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爲客清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口吻常語而皆得意喜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

語人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爲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

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虎有書
中虎唐李陽冰善書嘗泉稱為書中虎

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面死遂為水神每男女靚粧
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
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
廬盡遭漂溺婦死後猶遺害若此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
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獷悍麓豪金神
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
吳氏五女悍惡號為五虎有宅凶恠移榻持刃
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
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
也

刑獄冤濫

宋潼州王藻為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
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狔蹄十

三齋美平藻曰只十齋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
與人有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
從容謂之曰爾日日待錢歸言疑爾鬻獄不無
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實未嘗盜肉也自今以
往母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即日棄役
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
筮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
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椀
見一鼠仰卧以足抱郊一鼠曳其尾入瓦際遂
巡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郊不服
命取諸刑具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虵卽自誣
伏錫虵者錫作虵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
湯沃之最酷者也劉卽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
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
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
無迹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

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
二人各長三尺緜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
蘸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胡頊
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
得出飛走竊食南皮弓手張德人首蛇身每日
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髯長尺餘
襄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饑渴輒以
手畫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
體不死饑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
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
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牟鞏庠常羣皆有詩名宋竇
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偁皆位通顯謂之燕
山五桂二竇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卽書畫器具泉
集甚艱而其究也或厄於水火或遘於兵燹或

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
則之書籍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泉之木石
趙明誠校讎之書刻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
神而一旦漸滅無復孑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
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況
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觀其志趣足規門戶之興
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矣好畫帖珍玩
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
次之漸開侈靡無裨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
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麴蘖舖啜者又次之
醉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
丈夫氣啓姦盜端好聚斂貨財者又次之非不
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
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貲好機詐鬪訟者最下
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爲大雅
所宜卽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
蔡母旻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斲佳瘠
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
肉膏腴厚味使肥膈若太牢而後爲佳耶移此
論人必以躋之壽爲是夷之夭爲非季氏之富
爲高而顏子之空爲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爲甚
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
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抹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遂汗之愈得與罔立迨二歲果死宋劉粲微時
夢人語之曰仕官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
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
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奈何
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
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木類有壽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時孤桐
 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檜時時發榮
 泰山有秦大夫松秦都有秦時栢東岳廟有漢
 時栢涿州有漢昭烈時大桑廬龍靜安寺有陳
 朝檜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
 樹茅山及洪州西山皆有許旌陽手植檜范石
 湖在成都見唐時梅呂吉甫宅有唐時雙檜建
 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竅中可設數席耳目
 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當
 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王皆
 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筥而不觀
 鄙俗逼人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
 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
 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璫褻威極
 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人爲不善未有不自知者子胥王父偃所謂日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有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爲椽死計耳至如唐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周本賀徐知詰篡位歸仰藥而死與其成事而死孰若不成而死乎林希草子瞻責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夫責詞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爲之吾又不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揚揚自得無復羞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鉏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怨之苦兩語未然覓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欲飽者必咀嚙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爲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卽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覓句雖苦而有得意

文海秘府 卷六
之樂多財雖樂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
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
崇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
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奇疾

虱癢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
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隔食蟲藍汁治
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二瘕虱癩及陳櫟
母饑蟲牛師古食掛陸顛消麩蟲陳季直妻腹
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之
方也造化小兒苦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
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
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

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
書三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
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丘之木以不才終
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亘千古未有辨
其非者吾以為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
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况不才未必皆
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

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
耳况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即與天
地等壽亦復何益若必舍顏回之天而就盜跖
之壽避袁粲之死而為褚淵之生吾未見其可
也

王孫公子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為王孫
武帝謂魏其為王孫蔡中郎謂王粲亦為王孫
雋不疑謂暴勝之為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百

方辭釋至謂王孫爲魏其字公子爲勝之字此
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偽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僞造
尚書百二篇以獻帝出內府秘書校之無一字
相應下霸於獄吏當霸欺君大不敬當斬帝奇
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僞書上之以
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二子之才有著述自
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

隨之亦惑矣不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三
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衛
公問對皆屬僞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
今而莫覺其僞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師注雲師如蠶
長六七寸似兔雨師如蝮長七八寸似蛭雲雨
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之嶺南有雷公
冬蟄地中人掘得便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漢王鳳晉紀邁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爲宰分肉甚均卒宰天下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兔衆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屐屐必得其宜人知其有將略樊仲爲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而什餘自起潘濬以爲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勛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偃蹇濡足權門急於謀身不遑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
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也今人但見楊雲許
敬宗宋之問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為
口實不知尚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
亮謝臯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
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
行如司馬竊賞幼輿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內
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
而眾人吹聲耳偶發此論為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
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
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既而曰亦得亦得
略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
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為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
為法

晉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
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爲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
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爲事則
佞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爲
心則僞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
諱爲旨則諛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
獵名譽爲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卒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
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
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摸稜
取容而賓王文章節義鷄與鳳也惠遠不交謝
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
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二君爲知人嗚乎目

論耳食其來久矣

始皇馮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馮道請
鏤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樂此兩人者
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
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爲水山中田鼠食菅葳
而鼠齒至堅唯管葳擊之輒碎鱧鰻蚊螿卽死
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
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爲扇獨辟蚊則
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
復出嬾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
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淚晝物晝暗夜明沃焦石
磨水晝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
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相時上嫌其少乃服地黃葫蘆以變其鬚髮此其爲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尚銳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耳

喬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博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是竟破盧循水變爲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禘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元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雨洗兵甲之說

人不可廢言

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卜式之奸以楊國忠而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神仙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為近若遇富貴得意即真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况凡人哉

吉凶無定

雀生鸛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生寢瑞徵也而王黼僂身饒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猫犬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梟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竝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病瘡者子美謂吾詩可以療之及誦至子章體觸血蝕餬手提擲還崔大夫瘡病果愈然子美詩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

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爲諱宴享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爲醬人皆笑之以爲蠻俗而禮有蚘醢以爲珍味蚘卽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實非蝦蟇而周禮有蝻氏漢宗廟有菹鼃蝻鼃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爲簡也

大臣德量

若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爲國家造福曹參與吏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與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醕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狨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舍蓄不盡非徒爲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
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
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
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
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
楊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研虎帳諸物皆不
應有黃山谷書事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
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
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
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
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
去二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
以穢惡蒜齏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姬乘請
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
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失色李林甫少
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

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揚收小時
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
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
南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
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
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
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
鄴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
之難也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人
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
得一鏡照人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
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
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
見頤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鵝處卽有犀以解其毒有瘴處卽有檳榔以

天竺人

長脚慈向土

之流如重市土萬一可謂也常音照入清已

小民必取野上八千八命與命卦味孝熱指前

特一輪照人只長一知宗將古難論與以清來

委良上謝長春轉聖知王亥登照只清以清來

本館自是雖然長入心部流也三人部流也

竟

